



北
奇
書
一



リ 8
1735
149



1735
149

李百藥北齊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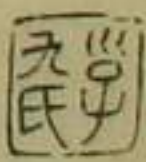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同入
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及古明
七卷

皇明崇禎十有一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夏五日琴川毛氏開雕



北齊書目錄

第一卷

本紀一

神武上

第二卷

本紀二

神武下

第三卷

本紀三

文襄

第四卷

本紀四

文宣

第五卷

本紀五

廢帝

第六卷

本紀六

孝昭

第七卷

本紀七

武成

第八卷

本紀八

後主

幼主

第九卷

列傳二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第十卷

列傳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第十一卷

列傳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第十二卷

列傳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第十三卷

列傳五

趙郡王琛

子廠

清河王岳

子勣

第十四卷

列傳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第十五卷 列傳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獻

庫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第十六卷 列傳八

段榮 子韶

第十七卷 列傳九

斛律金 子光 羨

第十八卷 列傳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第十九卷 列傳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第二十卷

列傳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六

孫舉

陳元康

杜弼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八

薛琬

敬顯儁

平鑿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九

万侯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第二十八卷

列傳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第二十九卷

列傳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二

崔暹

子達罕

高德政

崔昂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三

王昕

弟聯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諏之

諫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年

劉禕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八

邢邵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九

魏收

第三十八卷

列傳三十

五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第三十九卷

列傳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傳伏

高保寧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韋道遜 蕭愨 古道子

江旰

陸豫

朱才

荀仲舉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第四十八卷

列傳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第四十九卷

列傳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蓀人也六世祖隱晉
 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
 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位魏位至侍御史
 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
 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
 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
 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
 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
 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

魏州神武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日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

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婦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虵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它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

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肉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

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艸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智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余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
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
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
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
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白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
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
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畱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
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
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
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
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
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

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秦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
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
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
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
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
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
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
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
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
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
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
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
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
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
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
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
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
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余朱之意封隆之
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
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余朱
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
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余

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余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
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
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余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閒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
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
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
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
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
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余
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
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
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

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
赴擊之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
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
乃合戰大敗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
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
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
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
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
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
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
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旣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

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
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
日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
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旣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
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
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朱普
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
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朱兆旣至秀容分兵
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

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憺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

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魏州中鳳閣
氏書府用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魏州中鳳閣
氏書府用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搃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

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右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余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
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
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
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
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
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
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
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
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
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
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
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

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止
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
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
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
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
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
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
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
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
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
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
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咎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

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卽日魏帝遜於長安巴西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窟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廡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

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
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
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
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
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
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
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
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摩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
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
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
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嶠
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

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
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
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
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
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
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
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
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
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萬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子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迥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

昂等趣上洛大都督寶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寶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峭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眾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巳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巳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眾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

用爾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與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之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

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季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月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歎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歿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
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歿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
營衆驢並鳴士皆讐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
律光射殺之巳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
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作勅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
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名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
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
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
勒老公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
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
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
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啟於
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
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八月甲申

北齊書二
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
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
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
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
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
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
所堪乃至拔於厠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
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
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
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
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
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威

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終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

魏書卷之三

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遊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啟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遣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

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令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勦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鑿還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改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

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垂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袍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

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寔不辜相莊何罪
且尊王平晉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
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
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
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婦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
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
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
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苦况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
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歐
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

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
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
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
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
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
於前途不覺坑穿在其側去危就安今疇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
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
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
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
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
朝北敦姻好東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
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

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婦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晉王陵附漢母在不婦太上囚楚乞羨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擗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聞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

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故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
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
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益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
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
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
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
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
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
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嚮
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
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未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
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
書非正史也

西川中鳳圖
氏書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
 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
 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
 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
 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繇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
 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眾與彭
 樂敵樂免胃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西川中鳳圖
氏書

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琰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斃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脊等竝以州內屬十二月巴西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八年春

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王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畧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匹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

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貌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耀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漼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躡躡蕭條腸胃之地

岳立鷓鴣時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攜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入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旣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鳥此又王之功

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
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
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且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
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
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
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
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
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
奔走委賚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
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
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糾
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

顧鳴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
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
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
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
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
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
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
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
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
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
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

師朝無批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
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
實撫千載禎符雜選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
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
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
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
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王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啟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
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與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
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哲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
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
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

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
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
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
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
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
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
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
略所播而隣敵順欵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
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
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
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
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窮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

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
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
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
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
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
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
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
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
勲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於魏
室也魏帝以下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
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啟符人神

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
位不可以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畏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祗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
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佑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是
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
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
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
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
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
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
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
涉深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

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
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
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
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
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
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
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
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
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
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
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

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
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
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
以剗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
蠲徃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
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
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
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
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
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
竝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
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

千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
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
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
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爲平秦王高思
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
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
庫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
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
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
州刺史湫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
王儀同三司洸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
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

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
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
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
爲奏聞巳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巳下餘州
死降徒流巳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
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
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
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
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
內後園以供七日晏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
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

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

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

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
丙午襄城王淸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
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
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
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
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
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
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
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
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
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卽

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
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爲突
厥虜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
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
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
相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
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
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
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
社干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卽帝位於

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
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
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
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主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
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墜詔司徒
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
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
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
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

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
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
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
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
茹茹乃廢其王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
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
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
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
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
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走時

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大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言陞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

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蒞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尅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

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偁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旣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蓮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口

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緝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日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

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
是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
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
修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
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
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
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
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
土旣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
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
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

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
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
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卿部託
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
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益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
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白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
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逃聽
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
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就物且五嶺內實三江迴
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
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

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人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築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併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

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帝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

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普汎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

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兼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上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牧彭城王浹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浹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

軍民或有祖父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初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王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祇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

略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

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龜
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終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
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
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
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
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時侍講太子雖富於
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
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
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竝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

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不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 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大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

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笈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徃因蝨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之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終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劬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

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
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
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
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
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肉力批拉不
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
爲不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
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
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
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脇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
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

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
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餘月漸瘳不敢復諫及
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
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
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
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
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
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
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領軍
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
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
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

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奏愆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爲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

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以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審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

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獻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叅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侯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喬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

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侯受洛于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叅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宮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已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閒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

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
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
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
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
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
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閒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
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
日具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
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
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
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

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
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
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以將整之以至無
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
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始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
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
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
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
時國富民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
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

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鳩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祭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脗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字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
 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
 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閒遠華戎歎異元
 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
 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
 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
 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
 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
 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魏州中鳳閣
氏蘭南開

魏州中鳳閣
氏蘭南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潛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

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琛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閨位之苑廼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

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大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

歸閭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
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滌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
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
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
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
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
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已巳以太師段韶爲
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
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
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
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
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
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
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
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
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
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
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
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
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
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

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
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
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
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終

西川中鳳
氏南南南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
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
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
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為
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
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
孝琬為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

西川中鳳
氏南南南

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
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
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
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
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
契丹靺鞨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禘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
差景甲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
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
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
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
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
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
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竝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
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
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
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

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

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敕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竝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

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
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
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
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
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
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李嘉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
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竝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
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
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

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
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
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
詔禁網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
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
郡王叡三月乙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
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
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
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
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
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

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丑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

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恆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

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
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
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
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
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
入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
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
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王二月己
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
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

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
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
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
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
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
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
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
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
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
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竝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尉衛菩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墮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巳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

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勵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

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

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遜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

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

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
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
走乙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
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
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
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
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顥等數十人從
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
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
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
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
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

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
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
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
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
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雖三公令錄
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
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
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
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
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
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
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

長顛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闖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內宮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

紀御馬則籍以氈芻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辨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自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

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亦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竿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鞢緹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愬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
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
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
秦人不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
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
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勅用無
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漕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
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攢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
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
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
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旣
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
墻峻宇酣酒嗜音鄙肆變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
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旣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迴天之
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
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
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
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
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
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
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
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